



## 琴傷／情殤嘆息曲：讀郭強生《尋琴者》

● 羅夏美\*

郭強生（1964—），美國紐約大學（NYU）戲劇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曾以《非關男女》、《惑鄉之人》、《夜行之子》、《斷代》、〈罪人〉、《何不認真來悲傷》（台灣文學金典獎）、《我將前往的遠方》等創作榮獲台灣文壇各大獎項。優遊於文學與文化不同領域，其文字美學與創作視角成熟沉穩，冷冽華麗，從激昂與憂鬱之人性衝突中淬取恣放與純情，澎湃中見深厚底蘊。另著有《就是捨不得》、《2003／郭強生》、《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文學公民》、《在文學徬徨的年代》等。<sup>1</sup>小說《尋琴者》獲得 2020Openbook 年度中文創作好書獎。

《尋琴者》小說主角中年魯蛇鋼琴調音師胡以魯，一生碌碌無為，在全書可能奮力一搏東山再起的（反）高潮情節處，以默默的謝幕之姿在將歇業的鋼琴教室裡，用他超然的天分與厭世的濫費，無所謂而為地在貝森朵夫鋼琴上彈奏一首李斯特（Franz Liszt）練習曲《嘆息》（Un sospiro）。李斯特手指特長，譜曲與炫技也以自己的優勢從容為之。這練習曲初版於 1849 年，難度很高。極寬的音域，不斷變換的調性和和聲，雙手交叉連綿的琶音和旋律線……一如陰陽變換起伏不定的海濤，或說是人生；結尾處的降 D 大調一級和弦，一如終場黯幕中發出的一聲無奈嘆息；像是已經完結但又留下一種未知的餘韻。琴音淡去，人生驀然回首，便縱然此情可待當時惘然，便縱有此去經年千種風情；最終也只能輕輕捨離，默默喟嘆，且航向未知。

\* 許雅貴，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sup>1</sup> 郭強生，《尋琴者》，臺北：木馬文化，2020年9月初版6刷。書封作者簡介。

《尋琴者》便是這樣一首敘述琴傷與情傷的嘆息曲。故事主角是一個鋼琴調音師，原是貧困五寶家的不起眼小孩，因為學校老師無意間發現他的鋼琴天分，自願無償教他練琴；但他易於被霸凌以及反社會的人格，使他沒能持續領受正規鋼琴教育，即連考上音樂系，也因故被退學，終於以調音師為業。一個優秀的調音師是不用機器調音的，他只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一種難得的天賦。因為機器憑藉的平均律，十二個半音被平均分配在八度中，所以每個音其實都低了十二分之一個半音。

《尋琴者》主角作為一個出道不久的調音師，首先敘述了各式的琴傷：比如時不時遇見自命不凡的鋼琴家，希望他的調音要：「暗沉一點，陰鬱一點，但是既包容又纖細……」（《尋琴者》：150），他得忍住笑，因為音色不能被定型，再完美的音色都不能持久。調音師主要的做法就是以針刺法改變琴槌的軟硬度，甚至得將琴槌浸泡在化學液中，以造成它與鋼弦接觸時輕重有別的彈跳。為了滿足鋼琴家龜毛的要求，有時琴槌必須付出千瘡百孔的代價。對於整型上癮症所打造出來的所謂完美鋼琴情人，鋼琴家是否憐恤那一再一再的琴傷？是否能接受鋼琴是有缺陷的物，是否仍堅持必要打造出指定的靈魂？

小說中最憾人的琴傷場景是，台灣企業家林桑因緣找主角合夥做二手鋼琴買賣，他們來到紐約看了一些鋼琴店，最後來到一家有著兩個籃球場大小的鋼琴墳場，「這些鋼琴最後不是被五馬分屍，就是被重新拼組。再造後的鋼琴，會覺得自己像是精神分裂者嗎？林桑與卡爾早已到了倉庫的另一角，對著靠牆斜放的一整排雕花木板不知在討論什麼。細緻的楓，典雅的黑檀，堅實的桃花心，沉穩的樺，他們一片片排列的畫面，讓人連想到命運的骨牌，正等待著被翻掀。面對著這座大型的鋼琴墳場，我所感受到的不是驚駭或悲傷，反倒像是一頭鯨魚，終於找到了垂死同伴聚集的那座荒島，有種相見恨晚的喜悅。已經記不得從什麼時候開始，我便一直會聽到，從某個地方傳來這些殘破遺骸的召喚

。這一天到底成真了，我終於找到了這個所在與它們相會。」（《尋琴者》：200）調音師以最溫柔的語調，慰問鋼琴墳場上被淘汰或將被挫骨揚灰的傷兵們，並為它們一一祝禱；然後突然解放一切職涯壓抑與悲憫，掄起一根木棍，將一架斷腿鋼琴一口氣敲爛，讓它痛快斃命，不用再等待無盡的肢解重組變賣針刺與挑剔；調音師一定得將



鋼琴打理得動人討喜嗎？調音師不是在商言商的人種，他不能心疼並拯救那些鋼琴夥伴們經年累月的琴傷嗎？

然而，調音師的存在也不盡是如此無邊的哀傷，具有絕佳音色聽力的男主角，有著天賦異稟「一般的耳朵總以宏亮悠揚為美，但是音色的層次卻往往不僅於此，有的宏亮如鑽石帶了一點尖銳，有的如珍珠多了一絲甜美。悠揚是要如陽光般輕快？或是帶有水聲般的抒情？」（《尋琴者》：150）

如果鋼琴家與其專屬調音師之間能產生和諧的共鳴，那即是專業與情感的理想契合。「每個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共鳴程式，有人在樂器中尋找，有人在歌聲中尋找，也有人更幸運地，能夠就在茫茫塵世間，找到了那個能夠喚醒與過去、現在、未來產生共鳴的一種振動。可能是一種叫愛的東西。也可能是一種叫信任的東西」（《尋琴者》：85）。那麼，即使不能成為揚名國際的演奏家，優秀的調音師也能與鋼琴、音樂家琴瑟和鳴，讓他的專業與靈魂，在鋼琴中、人際間、國際間成為發光發熱，不可或缺的藝術珍寶。

《尋琴者》另一條主旋律是圍繞於鋼琴間的，人際的情殤。調音師的鋼琴老師在他 17 歲時介紹了一個回台灣某大學客座的 34 歲國際鋼琴青年才俊給他；兩人亦師亦友地練琴聽黑膠聊音樂和樂評……拉哈曼尼諾夫的〈無言的歌〉、魯賓斯坦、霍洛維茲、李赫特、舒伯特 D894、柏林愛樂、祖賓梅塔、巴哈《郭德堡變奏曲》、顧爾德、蕭邦、李斯特……一整年的相知相惜之後，即將返回紐約的鋼琴青年才俊將舉行揮別演奏會，邀請少年在安可曲中與他四手聯彈，少年的一顆心簡直就要被這樣的承諾興奮得撐破；然而就在那個夏日午後，青年才俊的金髮碧眼法國鋼琴家男友飄洋過海來尋他了。揮別演奏會的四手聯彈神秘嘉賓自然變成鋼琴家的法國情人，讓整個音樂界雀躍並為之津津樂道。魯蛇少年如一粒微塵被揮之即去。「為什麼背叛對某些人而言是如此輕而易舉？」（《尋琴者》：111）

調音師的大客戶 40 歲的鋼琴教師愛米麗嫁給了年近 60 的多金企業家林桑。林桑原有幾個交情匪淺的女強人紅粉知己，最終決定迎娶愛米麗。林桑為愛妻置辦鋼琴教室，為愛妻買了全新的史坦威，為愛妻舉辦大小自購贈票的演奏會，四年後為愛妻突然癌逝而行屍走肉了大半年；然而精明的商人林桑老早知道愛妻長年與她的馬尾

男鋼琴學生有不倫之戀，「也許愛米麗曾對情人透漏過她婚姻裡什麼無法向外人道的？.....有無可能，他們之間從來沒有祕密？以婚姻關係彼此掩護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尋琴者》：116）

初老喪偶的林桑，面對空蕩蕩的豪華家居與大型音樂教室，孤單落寞想當然爾，因此和仍然照料著鋼琴的調音師漸漸熟稔起來，將琴室及家居的鑰匙都打一付給他，讓他自由出入調琴或是用貝森朵夫和史坦威練琴。林桑偶爾駐足聆聽琴音、聊聊愛妻、一起逛樂譜店，時或餐聚小酌.....60歲的企業家有生意頭腦，46歲的調音師有挑琴的專業，漸漸對鋼琴教室的轉型有了共識，兩人很阿莎力地就去了紐約遍訪二手鋼琴。調音師很高興林桑視他為可以談心並合夥的 partner，兩人一路處來如同是天涯淪落人般共鳴的忘年之交。然後林桑順道去探望了女強人前妻及罹癌的現任丈夫，以及極度叛逆的孽子，立馬決定留在紐約一年處理家務；並在商言商地給調音師幾個選擇，調音師先回台獨力籌備二手鋼琴店，或是一年後等林桑回去再備辦，或是直接結束鋼琴教室。半年多患難與共的友情瞬間翻臉成三句商業企劃案。林桑親口說過調音師是他喪偶後唯一的朋友啊！商人重利輕別離，「對他而言，隨處都是峰迴路轉，錯了大不了就從來，從來都不會想到別人的每一步要負擔什麼樣的代價與風險嗎？」（《尋琴者》：195）最後魯蛇中年又如一粒微塵被揮之即去。但是他沒有回台也沒有哀求留在紐約陪林桑，他去了莫斯科參訪鋼琴大師李赫特（Franz Liszt）的故居。之後讓故居與大師的史坦威沉睡於歷史，而他靜靜轉身，一頭栽進來去皆空茫的冰冷白雪。

背叛、互相利用、被拋棄是人際尋求共鳴時經常會擦撞出的不和諧音，心碎、情殤、憂鬱與哀悼是愛路與情路上必須走過的死蔭幽谷。世界上有幾十億心如其面無一相同的人口；在茫茫人海中，要能如鋼琴大師李赫特和歌唱家妮娜那般，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地遇見了靈魂伴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實是珍稀。

所幸，「既使是最孤獨的人、最窮困的人、甚至瀕死的人。他們都能夠從一首德布西或巴哈中，得到相同的感動，因為那是我們共同的來處與去處」（《尋琴者》：85）再怎麼悲慟的情殤，再怎麼粗礪的現實，總有觸動你心與你共鳴的音樂，陪伴並療癒你走過的荊棘之路。

《尋琴者》以調音師為主角，當然會寫及許多音樂家。筆者認為書中寫得最有意



思的，是關於舒伯特的情殤以及李赫特的琴傷。調音師對舒伯特的印象是，身高一五幾的矮冬瓜，長得又醜，頭髮稀疏，敏感又神經質，一生窮困潦倒，追女人永遠失敗，老是懷才不遇，三十歲早逝……幸好他還有音樂，寫了無數的歌曲及室內樂，還有 9 首交響曲及 21 首鋼琴奏鳴曲。但是，有音樂就夠了嗎？還是，或許他追求的從來不是在音樂上揚名立萬，而是因為空虛，因為無法滿足的愛慾渴求，所以才不斷地創作音樂。那如果放棄了對愛的渴求呢？（《尋琴者》:100）舒伯特短短的一生創作量豐沛驚人，但卻未能被維也納的出版商和聽眾賞識；雖然許多好朋友與他的音樂和靈魂起了共鳴，經常給他金錢贊助並幫他行銷音樂，因而有「舒伯特圈子」的雅稱；但創作的天分不得當世青睞，同溫層的小圈子於音樂事業無補，因此一直窮困無顯職且終身未婚，終究是在逝後才獲得世人的讚賞。這樣身體上情感上的侏儒，創作上成就上的巨人，竟然還得忍受當時聽眾的情傷與愛慾的情殤，所以只能說「生命中也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刻」<sup>2</sup>。

調音師敘及俄羅斯鋼琴大師李赫特晚年的公開演奏只用那台簡便的山葉鋼琴，因為易於託運及熟稔上手，更因為長年為他整治史坦威琴傷的奧地利調音師已經不能隨行；在他晚年的傳記電影《Enigma》中，他只好兩手一攤，他已經沒有完美鋼琴情人了，只好無奈地「赤裸出自己靈魂中求之不得所燒灼出的空洞」（《尋琴者》:176），這是鋼琴家的琴傷。

王德威〈問世間，琴為何物？——郭強生《尋琴者》〉，精要地論述了這小說的意涵：1. 曲終人散，誰沒有令人扼腕甚至黯然的故鄉？2. 就算征服了鋼琴，征服了樂迷，馴服不了自己的肉身與靈魂，也是枉然。3. 小說寫琴的廢墟，也寫情的廢墟。<sup>3</sup>是的，調音師、艾米麗、林桑、鋼琴青年才俊、舒伯特、李赫特……任誰都沒有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在尋覓琴或情的共鳴旅程中，琴傷或情殤都是必備的嘆息練習曲。

《尋琴者》也在探索小說敘述者的琴傷與情殤。敘述者「不會彈鋼琴，卻選擇書寫關於一個迷失在失望與渴望中的調音師，正因為需要這樣的難度，才能夠讓小說創作之於我，成為永無止境的追求。終於發現可以溫柔地輕吻那些壓抑與寂寞所留下來

<sup>2</sup> 出自 “I'm afraid there are moments in life when even Schubert has nothing to say to us. We must admit, however, that they are our worst.”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

<sup>3</sup> 王德威〈問世間，琴為何物？——郭強生《尋琴者》〉郭強生，《尋琴者》，臺北：木馬文化，2020年9月初版6刷，頁11-19

的傷口了。最後能救贖自己的，原來仍是惟有這種旁人眼中彷彿自虐式的追求而已。」（《尋琴者》：222）不會彈鋼琴在台灣畢竟是一種遺憾，誠如書中林桑之娶愛米麗的理由：「學音樂就等同於某種家教保證」（《尋琴者》：67）這樣約定俗成的社會成見。但不會彈琴這樣的琴傷並無礙於與音樂同振共鳴，也更能激發小說敘述者的挑戰書寫的勇氣；因為隔行如隔山，下筆時便會更謹慎與冷靜，也更能自虐地看清敘述者自身的匱乏，更能探索陌生領域而開拓敘述的多元可能性。

「三十到五十歲，多麼漫長的等待與跋涉。走過那些背叛與遺棄，生離與死別，總算走到了安心做人的這一天。走到了接下來的人生再沒有腳本、世俗標準所代表的肯定再也無法支撐未來的這一天。我開始走向空曠的舞台。」（《尋琴者》：220）敘述者以小說主角調音師投影他生命旅程中所遭逢的背叛遺棄與生離死別，音樂與書寫本具有深度自我療癒的作用，以音樂小說敘述作為漫長情殤人生路的自我釐清與救贖，良有以也。琴傷／情殤嘆息曲彈畢謝幕，從今而後，生命的暮色即將掩至，一如蘇軾〈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人生將更瀟灑更自由，更能大開大闔地探索生命哲學中的種種千古艱難大哉問。

